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丙寅天啓六年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參太僕少卿劉蕭、吏部郎中吳維楨、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中童述先、闕佐、

疏指劉蕭爲胥募謀張問達爪牙腹心，結黨徒講學黨人之魁；若指呂克孝入張問達之幕，而呂引童述先通交楊左，弃北逃南，及楊左緹騎所過，賄以百金爲行李費。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諸之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

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缺員類齊若干名必先移會戎政等衙門届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卌號虛公事事僉同破畛域而渾協大道昔在斯舉爵人與共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聽用之課宜勘選來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束閣之失而思覆燃者有厭循資之鈍而覬躐進者有援壞闌之事執為常例

選有老弱不堪者、即批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丁幾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即許摘牌替役、不必開收、以在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為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即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化疏而精熟、轉無用為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即以此為殿最、千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

衛之器宜造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
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將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稽查非使用破巳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送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者種種弊端令八厫鄙面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畧果其負韓白之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即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分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即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放京營簡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俟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即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

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不可
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審。國家養
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
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該營漸設壯丁七千、
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拔遴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營
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閑力壯、即以選鋒名缺
備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即選各營
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等弩手
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
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閘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

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但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即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為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為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為令、各營先將

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俟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而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措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　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為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强爽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仰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懾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近、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尚便安、致有踈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稽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參革、

一監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

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聞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擬把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蓋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　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襍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識、合無勅下該部列欵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舖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

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示、庶人知
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收群、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
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算、用過若干、見存若
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
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遲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統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撫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乃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巳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凛然是維爾經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須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覩望不前[illegible]蕞小醜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爲餌

攻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
毋相推讓、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
其樞貳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
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
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僨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督
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昌平薊鎮各路口、一應道將、各要
嚴加防禦、不得疏虞、其昌平缺總兵、速推謀勇堪任的幾
員來看、以憑簡用、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山右關內二道袁崇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某處極衝、今應亟修、某處次衝、可以稍緩、逐一議擬呈詳以憑覆兩具題、等因蒙此該職等爲照逆奴未殄、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卑薄、議建空心敵臺四座、圍墻各一道、作城西南面卿塌敵臺一座、關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護城、攔馬墻一道、內置火砲向東平打以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吟月墻一道、一片石極衝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墻朽爛十數丈、

應急修築、又自山以北應修補邊墻、約三百餘丈、前此鎮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游離、城垣頹壞、皆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鋪、原議創修大墻一道、以禦虜騎馳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工程浩大、修工班軍、今無仍照舊歲例薊遼各分其半、庶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縣、據此案查先為東巡已竣、開見頗真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愁修議內一款、大畧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薊、齊力興修、其歡喜嶺八里鋪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從長區畫等因、復奉欽依備咨到臣、又准督臣咨前事內

關薊昌二鎮例設修工班營、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兩鎮等因供經脩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得薊昌二鎮內護　陵京、而榆關爲　神京門戶、前屯錦州當奴虜之要冲、其工程並重、不可分緩急於今日之時勢、則關遼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經城南北邊墻及羅城外歡喜嶺八里舖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舖工程浩大、且允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建空心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墻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修築北半壁城墻十數丈、又修補角山以北北柵瑚邊墻三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三

面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頹壞難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薊昌二鎮而置關門爲緩着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昌薊半發修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軍薊遼各分其半庶内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

兵部疏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見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百

打死奴賊[illegible][illegible]并牛馬五十餘

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签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綑柴澆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毀令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被至覺華島遣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渡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一日頂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

人可謂快絕

更得所少

應變，打火賊夷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氛稍挫，然尚扎營設計，復當狂逞，設謀叵測，除一面中飭道鎮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按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椎牛殺馬，引佩刀手剖其肉煮之以饗將士，歃[illegible]盟天，故有此捷，

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米，不為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帷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前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

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敘，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為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為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覽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並上督臣出關援兵禦集當相機調度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脩葺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脩造一墩臺以備守望

此十款明白簡易不拘關外關內近虜邊塞行之即効垂之可文

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墩堡鋪夫或加添或更換
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冲入之
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騎
必經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冲隨地
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為虜騎稍
遠之地人烟湊集原有墩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因其修
築捍閑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為眾所信服者倡率
鼓舞官為調度鈐束無致擾民何處為虜馬必經之地零
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
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

心樂從無一切强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章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强可備戰鬪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發姦試驗真的花名冊報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諳韜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即爲

朝廷保護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諭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爲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管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卌散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堡開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則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致蹈薄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蹤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踈無擾以上十欵已經
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即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
即屬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衆罪有所歸庶
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
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
即係異等乞

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畿州縣皆强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至于進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所起常補二貢每貢近百人大約在館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入何繇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令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況今之貢夷原非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
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遞置邸中益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
貢皆積年猾夷窺覘虛實驗擾驛遞無所不至今無明
勅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
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寔有四便一免夷客伺
虛實之弊一無奸細項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
供應騷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聖旨條陳十款皆綢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參看得三輔為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着然非廟堂功令嚴赫而緊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究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 神京不時舉劾以此為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

可舉行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為長策。中國計必要守。則火攻尤為長城。而火藥之料。尚易磺難。須令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貫買造分發。庶物物皆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壁順昌以孤城力挽大兵。矧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乏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宜收之必且滋妖。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繹而籌處之也。抄出斷之。

誡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有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竇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永和王妃父趙充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薦舉父嘗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

特鐸供扇詩爲歐陽暉所作鐸肯寫贈本暉故 命逮之質對、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材、一搜猛士以備冲殺、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有功、一嚴市買以充

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冰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著該撫加意偵探、益修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鹵簿大駕工完奏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廕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物奬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道、

南道徐復陽疏叅曾汝召魏士前郝士膏等奏

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士膏作令不仁、壓

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土膏贓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助大工仍擬贓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黨根宜拔首移祀忠詞于城外隙地以代書院曾逆海內講院淮啟不毀一一濫贈宜奈殿懲蔡陳大綬爲邪臣王允成所號祠宜從削奪一一冢宜結凡言官所糾與贓纏所及宜什速歸結一一持局宜堅言諸奸日謀捲土其力爲控抹必有乘而何吾騶者一一錢一一炎代此六事字句結持局二義沈㴱藩大

戊張慎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制總兵楊麒藉為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勅獎魏忠賢復廕弟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裡羊酒新鈔有差、

時侄呈秀所逆瑺有觸事懷忠一疏、頌忠賢數年倒兇風逆、緝獲有功、闢建多祠、故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問應秋徐大化　啓光吳中偉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刑奏入逆瑺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慘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佑忠義之人、卒脫之于難、幸矣哉、

此言逆黨捏疏而以實名上之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筏吉奏誣諸臣春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捐勒袍價、

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遂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遵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塚，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柱、周應元、李模、薛埜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廠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𡟰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

爲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潜消大釁不煩亡矢

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着查

照寧侯晋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

辨官旂并與優叙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奏吏部咨文將曹欽程忝冏

宗建事款逐一研勘竟無實贜坐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

項千金猶未稱

嚴亦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諭清苦之官愈不能堪矣

先是曹欽程令吳江正值至清衰之郡守沈萃禎表孝其上而虎狼之隸多所恫恐而不能發詞已隱隱懷恨矣乃隨陵月余沈守曰是安可一日令居民上哉入告賢撫則應元使之審去以今此千遺羅時吳江周宗建吳與兩侍史與郡中周順昌給司周御吳默及文陳者君子詆覩於佰氣洽此閑貫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情多造闕節訪欽程于是疑凡所覩狀皆出中周吳兩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講學自持夫豈不明于君是不非之義而焉此嘵嘵夫亦曰畀巷議實不能拖恭何其心投擲乘機報復使虎吳二公有論長之遠聞公亦逮追之苦而竟以此覆其家殘其生寧不慘哉正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悔其實人之謂矣

宮保　伯　鐵券

三月

朶顏等衛夷人妙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金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挫積年之强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筭實出于廟堂、寧晉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任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鐵券、與國

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

以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裁倉差、

中后所災、

二月二十六中后所失火、燒燬倉糧火藥器械、命嚴究失事人員、

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即位以來、屢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煩爾在軍者屢矣、迄今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告警、寧遠被圍、賴一將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徼隙則[illegible]尊循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恢此遠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環甲枕鞍惆我征人不啻痌瘝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襟襴等段紵二百疋幷神廟選妃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乾清宮御前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撿得軍前滅虜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熕三位二號發熕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鉄湧珠砲一百桿鉄連珠砲一百桿鉄三眼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

鉛子十萬个、弓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與同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滋、劉、俱隨赴山海關撫鎮道臣處、服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會撫鎮道臣分別等第、明名給散、必要上下各霑實惠、勿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巳自備盤費廩根、不許騷擾驛遞、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賜出尚方、表朕毋飯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詎無折軀圖報之心、知爾

三軍、勇氣百倍、倘犂庭掃穴、得釋東顧之憂、將礪山帶河、自不靳酧勲之典、欽哉、故諭、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以獲王用行、廕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參論閣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得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

人之心術可以反照而得之者此類是也故戮之以忘禍机之惡

請見在追贓周大成鄧頤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閱對大典俱著冠帶閒住其汪汝祥汪澍皆惡党汪文言宗族心術險邪熒惑國是招權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寄勿要地都著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諸姦媒孽于骨肉構風影於 宮闈詭妄淋漓于筆端播煽招邀其徒党賴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觀其敗

勅法成書以揚

祖德而爾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溯閨範圖說、陽頌　皇貴妃、而
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謗、遂生猜忖、因有微倖、嗣是捏造
憂危竑議、命逆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戍遣矣、大學
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覬慕奇勲、憯快驅除、遂甚
封拜、則又刻續憂危竑議一書、布散　朝堂、詭稱朱東吉
撰、若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譏大乘而問之、何慮不爲江充蘇文也耶、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　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絕窺竊、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猶抗章追

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談、　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

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等、

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

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即矢憂盛危明之

之謨、不當有疑謗居功之寔、至持挺之類夫、一介持[illegible]之

隸、縛而問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弛弛自

得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猶立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

事、雖分三案、籍口 國本、實同一源、狀元臣定長之苦心

詐爲立少之謀、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功、驅至

般移挺藥、矯作疑端、庶幾燭影斧聲、能爲謗案、弑逆大獄

未遂、溺幢小品先刊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于晚乃決裂而干

天誅邛王之案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獄肖詭奇

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

翻稱衛護　國本皆譣姦所繇昌而張問達譸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為少司寇徇之案以長其姦旣當祭典誘之拾

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提其兇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

遷以曲致諂阿其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緝宜檢

問達支吾疑謊狂悖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逐

古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快謠以更新

勑下摠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無以側聞

採而后任
無不可久

毋以己意減删自即欺妄必詳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誣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槩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撥人
臣無將之戒至
明旨宣付史館及逆熊廷弼事蓋惟
勑法而竣　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徘徊于議論
之牽纏欲罷此案又寢於大
明旨之三及似宜　昭示以便遵行者也臣無任屏營激
切之至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閫畿督撫鎮道諸臣
禮部侍郎楊景辰擬習庶吉士

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

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充總兵官、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者有四、　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各部啓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處、一也、將吏樹功立名之心、每不勝忌疑畏譏之心、牽掣既多、展布必少、且有十羊九牧之處、二也、况二鎮守、三中貴、凡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支應、日亦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衛從、一應人役漸多、卿中官遴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爲福、昔地方騷騷、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后人未必加前人、則無遮之患、實一自今日始耳、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逞、卽當水陸固防、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修造之旨、及寧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叫奏、都不見題覆、奴急我緩、防禦謂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悉修戰守實事、凡繕城製器、積草運糧、補兵派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畧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

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段國璋貴承吳楊文岳虞廷陛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帥

衆莊謙陳世墢袁蘇王琪蘆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亦弗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乃詩教

疏畧曰、臣昨疏論乃詩教趙興邦、固向所號為四凶、極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教附和為同、臣論詩教緣

皇上有所參不當所舉不當之

故、就中畧為點綴、令興邦乃為詩教、演明其說、而云、祖耀祖、物議尚騰、可無為魏應嘉不可不參、夫興用亦知耀祖不當薦、好惡凡希之良、但未盡泯、若魏應嘉以私怨報伏、

皇上固云所參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參、謂不與詩教附和為伺耶、興邦自以參李玄養為澄清世道、而求阿于正人以妥希

皇上之留用、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

臣公正極
狀弱之論

其言而觀其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為正人，假令其人工竊覺參論東林亦遂岸然自負正人，而先後背使異變攫奚此有其事耶

南道何早以邪黨瀕綳參區大倫魏說倒奪、

升畢自肅為參政代袁崇煥管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那在關內、互

為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舉朝公議停妥、方行會

推、豈是養貞業已奉旨宜即星馳赴任、嫪力籌邊、不得疑

慮推托、今改經畧為督師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

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至意、闔鳴泰速與交代、不

必套辭、

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遼才最難儲之宜預調南兵科袁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邊差獨苦處之宜優調雲貴按差近從優處而奴氛更惡則巡關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亡呼吸甚與撫鎮諸臣共之即往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處哉、時論題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若彼既托足內地、幸免蹂

囑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壯兵堪籍為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其將某營食糧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者設法安插資其屯牧此于散遣之時即為團聚之日久而南兵可汰川漫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不少也前朝鮮劄還遼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烏散無俾軍聲合無檄令彼中簡其強壯咨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計不待再計者至于

抽調强兵用防肘腋簡昇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

尤南科臣綢繆根本深慮咼之亦在今日矣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刑科陛文獻疏曰自東西倡猟已來遼事三方犄角費金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有益剪滅無期額賦日增軍需日缺臣于切同讐之憤而

主上麗宵旰之憂疆吏幾於不可為而計臣苦於不能支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酋欲舉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

師奸宄就擒奢寅又爲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正天下醜
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將來作
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襄後効而有可早告
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諺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
又曰兔起鶻落犬縱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閣督臣朱燮
元兩事備說亦既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共籌黔之
疏謂職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嗟嗟督臣
勞苦功高所稱蹇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
君父之憂哉無亦以無米難炊而空拳難搏姑爲此無可

欽若皆定黔之急務

柰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机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夷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

聖旨結黔局以併力遮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曉諭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邦彥者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黔事便可結局至于薦越其杰而黍彝欽皆屬未當還着酌議行兵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曰滇南之局本非難

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師喪師殲罪人之衍若無畔岸往時當事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成撫剿不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科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據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邇自當瀕首受戎索而人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爲質治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事則舜禹之舞干苗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盤詰疑議莫悉于

情形畢見如此

王守仁二疏十忠十善二幸四毀印之令事較若合符順逆之數以性壽令更自不佯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瞭然征播之役疆臣與疾討賊頗効忠順況以

國制則安位為

累朝封爵之長以旅拒則邦彥為一時倡起之梟特以

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為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科臣之言招日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伸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蘇賊也兵機雖貴審至於宣布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勦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
遣京官賫勅宣諭勝於數萬甲兵良非虛語
肅皇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在彼恩威既洽之
後如尚不悛執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
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黠胡原非英傑逆臣失計
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必量度彼己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
復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撫拔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
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

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要害興營田其費省而久則趙充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時必與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之說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進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宜是之謂不駁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安危在呼吸而可以冥冥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之兵輸不匱之餉裸虜無旁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決談何容易若老成謀國則趙充國之散騎士留卬二千

頃月省穀鹽芟藁巨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則范仲淹之城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以足軍需撫熟羌使爲漢用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爲近實可行奴酋雖彼望奢而法嚴然所用爲謀主不過內地奸人盤詰嚴密奸闌出入者屏跡其彼計自屈況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我能固守彼自見瑕因而蹙之恢復不遠故願

廟議之姿爲决計也至于本折支給須定酌處使民不困而軍有餘饒方爲得策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制餉係事大不敢輕言國制遼軍月餉八斗今

計取本色最為要領

可發長思

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計虛本色之過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蹙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搭本色一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謂糴二百萬斛穀羌不敢動曹操用許下屯田宛葉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省飽輕貴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算乘除稽查出納為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日搜括事例舍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刑附遼事
兵部共有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爲常者尚欠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請併如此挾絫猶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亢之命舜惟以四海困窮爲大戒願

陛下愍勅內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爲定本熟計折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閫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圖之也戰守計定兵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爲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後建州二衛已廢之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

者封以宦奴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與滅繼絕我但爵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即日有釜無柯終亦狼顧內疑奴傾覆是懼敢與大邦爲仇乎

司寇公胸有萬卷筆灑千言文章經濟之富擅絕今古而於國家兵刑禮樂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辯別有說正者復不肯恃其才識聰決意斜必請引往昔鑿然有據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制禦諸條議亦足見其一班矣乃孜孜好學垂既不倦并見賓客書不離手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穎穎而氣度又極溫和使人樂就而不欲罷與朝寧之楨幹而宗里之楷模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終